

American Dream

# 美国梦

柳南秋

法拉利 Maserati 哈雷 骷髅会 Country club  
西雅图海鹰队 Dallas Cowboys 劳力士 IWC  
开元镇国禅寺 Casino 拉斯维加斯 Atlantic City  
卫星定位 Night Vision Binocular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美国梦

柳南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美国梦/[美]柳南秋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 
2007.4

ISBN978-7-5059-5559-2

I.美… II.柳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1472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1-20072252

书 名	美国梦
作 者	[美]柳南秋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部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木
责任校对	潘传兵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 刷	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15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559-2
定 价	2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责任编辑：李 木  
封面设计：江 山

# 献给我挚爱的人

# 第一部

# 1

圣诞节前一天的中午,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中心,一条名叫威拉梅特的街边,一个看似无家可归的汉子坐在公车站旁暗灰色长凳上,哆哆嗦嗦举着包在棕色纸袋的玻璃瓶贪婪地啜饮,一只黑塑料袋散落在他腿边,身旁一行乘客耐心地排队等待公车。

一辆公车过去了,身旁一行乘客中一些人上了车,流浪汉纹丝不动。这里是起始波特兰市至曼孚市几条路线的中转站,乘客排队等候接踵而来的公车。

第二辆公车左转弯拐入威拉梅特街,如常,车于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缓缓驶进公车站。

流浪汉站起身,朝后谦让,当乘客顺序登上汽车时,流浪汉突然甩掉手中的玻璃瓶,套着超薄乳胶手套的左手从腿边的黑塑料袋里掏出一支手枪,举枪开火,子弹直射汽车车厢。

瞬时,正排队上车的乘客们尖叫着,纷纷惊恐地奔向最近的掩护体。

刚巧在流浪汉前面上车的那位乘客听到枪声后,没敢回头张望,本能地疾步跨上车,习惯性地向收费箱里投入硬币后,连蹦带跳拼命窜向车厢尾部,流浪汉跟上车,举起手枪向他追射,子弹立时刺穿他背脊。

已上了车的乘客陷入了混乱,纷纷弓腰蒙着头躲藏在座位后以求

保护。

同一时间，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地段的伊甸园酒店里，享用完鸡尾酒和甜点，矮小的詹姆士满额深纹舒展开来，一只手抚摸着滚圆的肚囊，长长深呼了一口气，走出为圣诞节布置得美轮美奂的宴会厅。

乘专用电梯直达楼顶，穿过楼顶花园的曲径，他慢吞吞步入办公室，坐进沙发，不慌不忙审视着印有标志的古巴雪茄木盒子，长长嘘声口哨，钟爱地抽出一支雪茄，慢慢地点燃。

绝缘墙壁将街上的喧嚣噪声完全隔开，除了隔壁一头狐狸红卷发的女秘书裁纸小刀拆信的声音，一切平和寂静。

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恨恨地深吸了一口雪茄，吐出一团薄雾般的烟圈，他心里赌咒那个不识趣的鬼小子，哑哑嘴，暗自庆幸还有时间。他的食指轻按沙发扶手下的按钮，咯噔一声，整齐排行的整面墙书橱徐徐打开，密门后是一间长型房间，里面横列着二十个手术台似的工作台，台上堆着闪着红黄绿灯光的器械设备。

“二十六行 B 位有个女士要冰冻柠檬茶。”

“好，我去照顾她。”

同一时间，在接近美国大陆的太平洋上空，西北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小姐苏珊和南茜相互招呼着，一前一后利落地推动餐具车向波音宽体客机的备餐间行进，刚刚结束午餐，她俩正在清理餐具用品。

这是圣诞节前夕从澳大利亚悉尼起飞，途经太平洋塔希提岛飞往美国洛杉矶的客机，餐后旅客大多舒适地打盹，或者阅读，或者观看小银幕上刚开始的电影。

苏珊送去了冰冻柠檬茶，返回来时，留意到十二行 A 位有份午餐原封未动，而那个旅客正全神贯注凝视着舷窗外。

苏珊继续推车向前走，最后回头扫视了一眼那个旅客，才跨步转入备餐间。

“南茜，”苏珊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注意到十二行 A 位那个人吗？”

脸盘又圆又平的南茜斜身探头出去，暗暗数着座位行列，“是那个黑头发，前额有块疤痕的人吗？他怎么啦？”

“没怎么,就是我几次送去东西,他不吃也不喝,”苏珊说,“不像其他人度假回来,轻轻松松,他像是心事很重。”上飞机时就注意到他像猴子一样弯腰跨进机舱,瘦得皮包骨,颤抖的手拿着登机票,坐进座位,眼睛从左到右地观看,眼睛像老虎的眼睛一样发着红光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上前告诉他,你很好奇,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吃不喝?”南茜轻声取笑。

同伴飞行了两年,南茜太熟悉苏珊了,苏珊对于伊甸园般的塔希提岛特别有兴趣,对每一个塔希提岛上来的旅客,都禁不住刨根问底打听个不停。也难怪,苏珊一直没排上南亚航班,南茜去年撇下丈夫只身在岛上休假三天,至今还念念不忘那里的菩提开放,那里山茶在瞬间绽放的琥珀色光艳,那成片连缀的矮屋,浆果,泼彩的晚霞,柔和的太平洋季风带来的凉爽,还有那些碧蓝的浅海边闪闪发光的热带鱼。

苏珊抽出小盘子,放上一罐可口可乐和灌满冰块玻璃杯,“没准他现在想要一杯。”

## 2

射倒身前的乘客后，流浪汉跨进车厢，挥手连发扫射，一颗子弹击中公车司机，他正撅着屁股跪在司机座上探头张望，子弹从他左耳后四十五度角射入，带着脑浆穿出前额。

闷闷地哼了一声，公车司机脸朝下跌落在车厢地板上，趴在不断涌出的一摊血泊中。

流浪汉扫视一遭吓懵了再不敢抬头张望的其余乘客，镇静地步下公车，像游客一般闲散地踏上威拉梅特街。径直漫步到街口，扭身转向百老汇大道，手枪依然在手中晃来晃去，全然无视来往行人，似乎他们根本不存在于世上。

百老汇大道道口一方亮着红灯，停车线上几辆汽车顺序排列，流浪汉横穿过等在停车线上的两辆汽车，在第三辆银色的丰田轿车侧面止步了。

他随手拉开后车门，侧身跨入后座，轻声慢语告诉前座的驾车人，他刚才杀死了两个人，如果不服从，也会一点儿不犹豫毙了他。

驾车人起先以为纯是一场恶作剧，但是当冰凉的枪口顶在脖颈时，他毫不犹豫点头依从了。

交通灯由红变绿，被劫持的汽车一阵加速，超过前面的两辆汽车，转眼之间失去踪影。

一切发生得那么快,那么自然,当时没有人多加留意,也没人设法制止,在流浪汉逃之夭夭前,偏巧也没有警察巡逻经过现场。

“可口可乐,先生?”苏珊为其他旅客送上了餐后饮料,自然地顺道回到十二行,轻声询问。

被询问的人仍然凝视着舷窗外,手里拿着一份飞机上免费供阅读的报纸,听到苏珊的指尖在他耳边轻叩灌满冰块玻璃杯时,似乎惊醒过来,报纸掉落在地上,他转身面向苏珊问:“对不起,什么?”

“要一杯?”略举一下罐装可口可乐,苏珊温柔地甜笑着。

“哦,”他说,“谢了。”

苏珊立刻感觉到他特殊的英文发音,略微混杂着其他口音的韵味,她抽出小托盘,把可口可乐倒入灌满冰块的玻璃杯,“你是刚玩了一圈塔希提岛?”

“不,”他随口应道,然后迟疑一下,又更正:“哦,是的。”

“要和家人团聚,到洛杉矶过圣诞节?”知道洛杉矶是大部分旅客的终点,只有少数旅客还要转机去其他地方,苏珊甜笑着递上一杯可口可乐。

“是的,希望如此。”从她手上接过可口可乐,他嘟囔着,尽力仰脸强颜憨笑。

“可能你家人都等不及,要打开你带来的圣诞礼物啦?”苏珊继续搭茬。

他顿了一下,“我没有带任何礼物,我们不兴这套!”

“那么,你是中国人?”她再次上下扫视着他的黑头发,黑眼睛,瘦削面颊,还有前额的疤痕。

“我从香港来。”他轻咳一声,清清喉咙。

惊恐地睁大眼睛,记起不久前在电视新闻里看过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仪式,十分抱憾那垂老的查里斯王子,她关切地探询:“你是哪年离开香港的?”

“我离开时,那里还是英国殖民地呢。”那个年代,尼克松已不再风光,如火如荼的越战开始成为民众的记忆,台湾已经被联合国踢了出来,柏林墙还高高屹立,而麦克·杰克逊是个还没变白的黑人小歌星。

“当年你来美国时也这样孤身一人？”

他点点头，深深吁了一口气。从一步入机舱，他就莫名其妙地后悔，乍一离开塔希提岛，孤零零地挤在满脸欢笑的旅客间，环顾左右，飞机上椅背的置物袋里藏着黏答答的东西，花纹地毯藏不住的污渍，老旧的厕所和裂缝里到处是点心碎屑和陈年积尘。难怪一飞上天空，他迫不及待盼着下飞机用消毒皂洗手。他还是怀念那像幽灵般的隐居，或许是那片摇曳的手掌树，还有那黎明时滚动在山间的浮云，那里没有摩天大楼，没有挤破人头的超级市场，更没有烦人的塞车，仅仅海滩，礁石，他可以躺在太阳浸透的温暖海滩，咫尺之外，看到的只是那无涯无际的墨绿湛蓝，那里，是他的一人世界。

三年，整整三年，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，只思考着一件事。

可是现在，又回到纷纷扬扬的人世间，他抬头望着眼前的空服员小姐，奇怪她的微笑那么甜美，和她的眼睛对视的瞬间，他慌忙闪开低下头，视线滑落到玻璃杯上，看到眼前可口可乐的气泡在杯口上上下下不规则地跳跃，一时间辨不清，是人生如梦还是梦如人生？

看他那么若有所思，苏珊掰着指头算了算，接着问：“既然你在美国住了这么久，你觉得美国怎么样？”这是她第一次在南亚航线值班，以前也没有机会到香港旅游，从小长大一直住在芝加哥的她对中国人总有一种神秘感，那电影里的傅满洲和李小龙，还有卡通片《花木兰》非男非女的木兰和《霹雳娇娃》里神秘尤物的刘玉玲，她脑子里的中国女人，都是像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和《红色角落》里地位低下的婢女、小妾，那么阴暗，那么堕落，那么色情。她邻家刚搬来一家中国人，一住下就筑上高高的围墙，一到周末，总是几辆高档汽车停在家门口，和周围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，平时和那个染了一头金发，娇滴滴的太太碰上了，也只是点个头，打个招呼而已。不便打探人家的隐私，只是苏珊和丈夫觉得中国邻居的行踪太过诡异，好想刨根问底。

“人人来美国，不都在做美国梦？”他仰起头轻轻地反问，看到她甜甜地咧开嘴点点头，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，显出一副无可奉告的表情。每人生来都有梦想，每人的梦想略有不同，所有人为此一生追求。当年他踏上那块世上传说创造神奇的土地，不知道处处荆棘艰辛，也像所有

前人一样寻找自己的美国梦。

“我正在业余修社会学的大学课程，准备以此写一篇毕业论文，所以专爱打听这个问题。”她想起自己昨天去大使馆补护照，使馆周围环绕着手持警棍盾牌催泪弹枪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巡逻，围墙被刺铁丝重重围住，除堆放水泥桩路障外，更有坦克车横在门口，她当时捂着嘴巴，猜不透她从小引以为豪的祖国从什么时候起这般草木皆兵？她回过神，咯咯一笑，“那么，你的梦圆了吗？”

仰望着她的笑脸，他点了点头，憨笑了一声，看得出眼前这个小姐是个典型的美国人，从小被美式宣教洗过脑，深信只有美国人侍奉的主才是真身，以为满世界的人都该讲英文，不懂便是白痴，听一听他们最欣赏的歌词，上帝只保佑美国。

见他点点头，垂下头来，前额上的疤痕凸现出来，她笑了，“那么，你脑门上的疤痕一定不是在美国落下的？”

“那是以前的事，过去很久了。”他脸上毫无表情，语调更是平静。这些年过去，世道改变了许多，刚才读了读报纸，曾几何时，在好莱坞混不出名堂的二流演员里根死后被奉为最伟大的总统，而麦克·杰克逊不知吃了什么药，变得比白人还白。

“是不是小时候在香港爱打架？”她还在追问。

“不，是在美国，被像你一样的白人打的！”他闭上了眼睛，那逝去的年代像重叠的画面交织，潮水般闪现眼前。

背部靠后顶一顶，感觉舒展些，他一大口饮空玻璃杯中的可口可乐，但没有一口咽下，含着满嘴气泡，品尝着甘甜，轻微气泡爆裂，举起玻璃杯，他注视着边沿环绕的水印。

第三行有个旅客伸出手摇晃着空咖啡纸杯。“对不起，”苏珊心里仍然暗自震惊他那么带刺地说出的“像你一样的白人”，她边道歉边转头向第三行的旅客示意，“我过一下就回来。”

他不介意地点点头，向后伸展一下手臂，沉默着再扫视一眼杯口的气泡。他想起小时候在香港那么珍惜地喝的可乐，味道跟中药没有两样，但一说是美国的，大家都争着喝了起来。那肯德基哪能跟香港烧鹅比，可人家是美国货，大家都争着吃了起来，变成了

时尚也变成了高尚。

“你怎么喝起可口可乐来像小孩似的，罗杰？”尽管听得出他话中的刺芒，苏珊仍然甜笑着返回来，而且直呼其名，她特意在前舱的旅客名单中查找到他的名字。

听到她的招呼，他浑身一哆嗦，强压着没有出声，过去一次又一次的背运使他格外谨慎，以前太多套得十分近的朋友，以为会交一辈子，到头来，往往朋友做不成，反而成了死对头。

好半天，他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就喜欢气泡在口中爆炸的感觉。”他瞪圆双眼盯着杯口，仿佛看见自己钻进一个黑暗的隧道，那是恐怖而悲凉的轮回，以血洗血，看不到尽头，也看不到希望。

她眯起眼睛盯着他的脸神，琢磨不透他话中的含义。

他慢慢垂下头，一脸关注地凝视着玻璃杯底下一块洁白的餐纸，上面沾上了可口可乐的棕色水迹，那水迹唤醒了他心底的酸楚，那血滴浸透的绝笔信，还有那癫狂时刻。

抬起头，看到还有一滴可口可乐的水滴悬在玻璃杯边沿，他伸出舌尖舔净。

“对不起，罗杰是你的美国名，你一定还有个中国名字？”他仰起头，她注意到他紧皱着双眉。

他愣了愣神，舌尖舔到玻璃杯边沿时，他尝到了一丝血腥，厚厚的窗帷拉上了，机舱里一片昏昏欲睡的气氛，他透过举起的玻璃杯，观测到苏珊模糊的满面温柔，“你问了我这么多，你怎么不通名报姓呢？”

“我叫苏珊。”丝毫没有犹豫，她咯咯地笑了。

苏珊？听到这个名字，再听到她咯咯地笑，他心里一番悸动，世事真就这么巧！实际上，对于谁叫苏珊，他也知道不必大惊小怪，美国人起名字没什么创新，重名的人遍地皆是，如果在这机舱里叫一声苏珊，一定有一堆人回应。

“有人来接机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”知道飞机误点了，苏珊关切地问。

虽然他睁圆眼珠盯着她，但是她感到他并不是望着自己，目光望得很远很远，“这班飞机一再误点，恐怕接机的人早就跑掉了！”

“放心，我会照应你！”苏珊应道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朝着在远处送咖啡的南茜努努嘴，说：“她让我交给你的。”出门最怕飞机误点，把计划打乱，还错过重要约会，但她早已见怪不怪，这些年生意淡，为节省开支尽量凑满客舱，动不动就误点，上一个航班在悉尼，旅客们上了飞机，不能起飞，等到迷迷糊糊睡过去，正值炎夏，百十人挤在一处，连饮水都不够供应，经济舱本不够宽敞，真够受的。当她叫醒旅客时，只见他们口干舌燥地惊醒，以为飞机到了目的地，赶紧站起身取下手提箱，准备下飞机。

接过信封，看到她的表情，他耸耸肩。他很有耐心，为了这次回来，他已经忍耐三年了。

转头拉开窗帷，往下望见舷窗外出现的一片片模糊的陆地，飞机要着陆了，他记起那灿烂夕阳映照下的金色海滩，那掠空而过的流星，那五彩斑斓的海星，那鲟鱼逆河返乡产卵，还有那座头鲸硕大尾巴激起的汹涌波涛，对于他，那太像神话了。

拆开信封，里面是黑漆漆的特殊通行证，他叹了口气，一种难以撇去的不安，不知道等着他的是鲜花，还是手铐？

### 3

尤金市警察局的所罗门·德科图是赶到枪杀现场的第一个警官，当时，从公车站逃散的人群正在回来。

公车司机在救护人员到达时已经毙命，另一个乘客被射穿背脊，德科图呼叫来救护车，立即送去医院抢救，望着他胸前一片血殷殷，即便治好，恐怕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残生了。

迎着惨淡的午后阳光，几个正用午餐的过路客从餐馆出来，在十字路口围成一圈，眉飞色舞向警官描述刚刚发生的光天化日下的公车枪杀。

一个目击人，当时正提着外卖包离开餐馆，听见枪声，便躲在墙角观看。他向警官描述了那个持枪的流浪汉，看上去是个白人，戴深度眼镜，四十上下，大约五英尺高，干瘦，暗棕头发，留着一束马尾辫。

但其他目击人都坚认那流浪汉是乌褐头发，脸色苍白，矮个子，戴眼镜，精神昂扬，好似刚吸足毒品或痛饮通宵。

当时在百老汇大道道口站着几个闲人也汇拢过来，一唱一和地向德科图报告，因为距离稍远，发生得太快，没人记下被劫持的汽车的牌照号码，一些人说是车前盖是暗灰色，另一些人则说是银色车身。

这时，那个曾躲在墙角偷看枪杀的目击人弯下腰，低头察看 he 拎着的外卖包是否渗出汤汁，眼角瞥见公车站的长凳下有个黑塑料袋，马上向警官叫起来，黑塑料袋立刻作为重要线索被德科图妥善收好以备带

回化验。

竟然没有一人认识或者知道流浪汉的来历，德科图初步判断，流浪汉极可能是近期流窜到附近，这类人行踪不定，一旦消失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，他认为需要报告联邦调查局协调跨州侦缉。

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口的大门推撞开，一长队圣诞节前夕赶回的旅客迫不及待涌进行李大厅。

掂着脚尖，从出境旅客的人群中黄头发，金头发，红头发和白头发中发现了那一团黑头发，保罗·华盛顿溜小跑迎过来，伸出双臂高叫着：“黎锦棠，真高兴你回来。”

耸肩缩出保罗的拥抱，黎锦棠退跨一步，鞠躬作揖。

“抱歉，我忘了你的老规矩啦！”哧笑一声，旋即屈膝弯腰，保罗向黎锦棠鞠躬作揖回礼，“圣诞快乐！”他驾车赶到机场时才听到通知，这趟班机起飞前有个旅客身体不适，临时抢救，导致飞机误点，他又不离开，已在机场苦等了五个小时。

喧闹的招呼声中，黎锦棠听到一曲悠悠的旋律萦绕于机场大厅，他心里一颤，几乎掉下泪来。他嘴唇不自主咬紧，恨自己变得这么脆弱，一曲简单的圣诞乐曲也能让他内心失去平衡。过去三年太平淡，没有喜悦，也没有愤怒，更没有哭泣，现在麻木的神经苏醒了。

看到黎锦棠垂下头晃晃悠悠，保罗伸手要帮他提手里的铝制手提箱，他却挥了挥手拒绝了。

再瞟了一眼黎锦棠，保罗没吭声，伸手擦了擦自己湿润的眼角。

黎锦棠凑上前，伸手亲热地触摸一下保罗一头张狂的卷发。保罗是个纯种的美国黑人，他已过中年，那黑黝黝的皮肤仍然紧绷绷，不比以前浑身使不完的劲头儿，岁月不饶人，保罗现在很敏感眼皮下的暗圈和前额的皱纹。

旁边不远处咔嚓一声按相机快门的声，接着一束耀眼的闪光。

保罗警惕地回头张望了一眼，出境旅客和迎接的人群会合了，一堆堆簇拥在一起相互问候，很多人在互相拍照，望见黎锦棠的眼神，保罗伸手向他示意拐进贵宾室通道，“我们走这边。”

“进去之前，”黎锦棠止住步，还是有一点儿心事重重，“你先讲清